



ding ya
works

丁丫
著



飞言情工作室年度重推

《一世长宁》

终结篇

甜宠升级!

一世长宁

他们本是一对

恩爱情侣

因为一场车祸
她失去了记忆

她将梦中两人的回忆写成小说
却在签售会上遇到陌生男子的刁难

你这本书侵犯了
我的权利。

EXCUSE ME?
你是叫陆景寒?

他弹弹衣袖云淡风轻:

“我就是你书里的男主角。”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

ding ya
works

丁丫
著

一世 长²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世长宁. 2 / 丁丫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594-1268-3

I. ①一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2839号

书 名 一世长宁. 2

作 者 丁 丫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何 进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37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,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268-3
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 书里的男主角	/001
第二章 间歇性失语症	/015
第三章 盗墓，约吗	/031
第四章 你的超级粉丝	/045
第五章 我们顺路	/068
第六章 失忆的将军桥	/086
第七章 飞来的辞职信	/106
第八章 新的转变	/121
第九章 是这种认识	/134
第十章 在一起	/152



目录



第十一章 如果它们会说话	/163
第十二章 黑色日记	/180
第十三章 平行世界的你	/195
第十四章 疼痛是记忆的钥匙	/209
第十五章 千斤之物	/227
第十六章 标好价格的礼物	/242
第十七章 新年	/ 258
番外一 男主角专篇	/279
番外二 宝宝专篇	/291



今天星期六，皇历上写着：余事勿取，忌迁徙、造庙、出门。看看皇历，今天好像不是个好日子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是很重要的一天。

我早上八点准时起床洗漱，略施小妆，九点背着帆布包匆匆赶到A师大旁的狸猫书店。九点一刻，我已经正襟危坐在一张高仿的梨花木书桌前，静静地等候着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新书签售会。

噢，不好意思，忘了介绍：我叫程宁，一流吃货，二流写手，三流设计师。

我的本行原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建筑设计师，但两年前的场车祸让我的大脑受到伤害，一想事情脑仁儿就疼，而干设计这一行又特别烧脑，动不动就熬夜加班。曾有歌曰：“死了都要改！不日夜颠倒不痛快！笔会损害，图会掩埋，计算机还在……”可见工作强度之大。

病后初愈，我根本吃不消，也曾想过换个职业，但是又觉得对不起辛辛苦苦念的那几年书。我回到家乡A市，几番筛选，终于找了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前台工作，主要负责接待、跑腿以及带实习生做模型等一系列与设计无关的工作。

我每天朝九晚五，工作清闲、收入不多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

有人问我后悔吗，毕竟事业刚起步，就夭折了。后悔不至于，倒有那么点遗憾。但是世事难料，不都说上帝关了一扇门，就会给你开一扇窗吗？

我也因此开启了我的第二职业生涯——写作。

我自幼便是一个文思敏捷的创作型写手——当大家都还停留在写《我的爸爸》《我的妈妈》《我的同桌小明》时，我已经开始写英雄人物传记《我的战友邱少云》了。当然，因为这个我后来被老师叫去谈话，就不多讲了。初二的时候，我确实拿过区里的环保作文二等奖，后来迫于高考压力，我弃文投理，直至后来，明珠蒙尘。

倒是车祸之后，在休养身体这段时间里，我每天写点伤感言情之类的稿子投给杂志社，居然次次上稿，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于是我试着在网站注册了一个账号，把初中时写了一半的玄幻小说润色加工，放到自己的专栏里，没想到反响还不错。我再接再厉，又注册了一个微博，每天写写更新预告，慢慢累积了些粉丝。半年之后，居然有编辑主动跟我约稿，问我能不能写个现代言情的长篇小说。

联系我的编辑叫小细，声音甜甜的软妹子一枚。她觉得我的构思、文笔都不错，建议我写点现代言情的题材，可以出实体书。我又激动又犯难，激动的是我终于有机会出实体书了，犯难的是写什么。

我左思右想，想了整整一个星期，脑子里都没有泛出半点儿火星来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而一切就从这个梦开始了。

我梦见了一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美少女，她初上大学不谙世事，懵懂又羞涩，而这时，出现了一个超级帅气、超级贴心、超级温暖的男老师！他年轻有为，是颜值担当，一秒冰山变暖男，一秒暖男变腹黑，各种人物性格随意切换，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然后这两人在历经了千辛万苦后，终于在一起了。

第二天醒来我激动万分，梦里的所有事情都好像是我亲身经历过一样，既视感极强。我兴致勃勃地将构想告诉了小细，坐等她捧着一堆钱过来找我签合同，然而她说：“你确定你写的不是有人格

分裂的孙悟空？”

我的天啊！

不过小细还是很肯定我的构思的，建议故事往这方面发展，但不要写得这么“玛丽苏”，要贴近生活，要跌宕起伏，不要刻意杜撰，毕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

那段时间我夜里做梦，白天写文章。我做的梦都跟连续剧一样，一幕接着一幕，一集连着一集。经过一番修改，我终于把喜剧改成了悲剧。

小细一看，细长的眼睛由弯月瞪成了圆月。她委婉地告诉我：大部分人现实中都过得很悲催，所以还是喜欢看情节欢快、结局欢喜的故事。她还说其实之前那个梦很好，让我把情节再改得欢快点。

于是我又修改一番，把悲剧改成了喜剧。

小细一看，稿子直接掉到了地上：“你怎么把师生恋改成了姐弟恋？”

“不是要喜剧吗？姐姐是弟弟的学生，生活上她作威作福，课堂上他假公济私，想想场景，不是很有爱、很有趣吗？而且这也是姐弟恋的师生恋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”

小细翻了会儿白眼，她好不容易缓过来，点点头：“有点道理，但是，你能解释下，年纪大的怎么会变成年纪小的学生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其实他俩也就差一两岁。”我一时也没构思好，想了想，说，“这里还需要再细化一下，比如她留了很多级？他跳了很多级？”

“……”

最后，我的书还是出版了，名字是“大龄滞学女青年的再毕业之路”。

今天，就是我这本新书的小小签售会举办的日子。

狸猫书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张聪，为了今天这个小型签售会，他特意将几排书架挪走，腾出一片空地，又买了十张小清新的椅子

放在中间。我问他为啥不多买点，来的人肯定不止十个。他朝我邪魅一笑，说：“前面坐一排，后面站一堆，才显得人多热闹啊。之后他们就会拍照发微博：这签售会多成功啊！”

说得好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但事实上，他太高估我这个小作者了，签售会预定十点开始，而十点整，前排的椅子还空了一个，十点十分，十个凳子刚刚坐满人。倒是门外隔着玻璃看热闹的人挺多，比如卖煎饼的大妈，送外卖的小伙，带孩子晒太阳的保姆……

张聪在外面拉了一条巨大的横幅：“著名作家禾丁新书签售会”。更要命的是，十点钟的时候，他竟然在门口噼里啪啦地放了一串鞭炮，喜庆是喜庆，可该来的都吓跑了，不该来的都来看热闹了。

吉时已到，即便冷清，签售会也得开始了。望着底下稀稀拉拉的十来个人和门外一群看热闹的观众，我硬着头皮清了清嗓子，简短又诚挚地感谢了大家对我的处女作的支持，隐晦地表示了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迅速签完名去吃午饭了”的想法。

因为人少，大家都很羞涩，坐着的几个小妹妹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我正打算直接说“签名结束”时，忽然有人问道：“请问禾丁作者，能和我们谈谈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吗？”

那声音来自男性，悦耳动听。我循声看去，是坐在最边上的一位男读者，他穿着深色的T恤，留着利落的短发，年纪不大，但戴着一个大口罩。

我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说来也许你们不信，这部小说的灵感源于我的一个梦。”

“梦？”他眉毛扬了扬。

底下几个小妹妹瞪大了眼睛，露出惊异的表情。

“是的，”我笑了笑，“编辑跟我约稿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什么想法，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梦见一个大学女生和她的老师发生了有趣的事情，而且梦境非常清晰，历历在目，醒来我就将它写了下来，

这便是这部小说的起源。当然，后面还是修改了很多。”

“所以这部小说都是你的梦境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我清了清嗓子，速战速决，“一部分是梦境，还有一部分是二度创作。”

“请问小说将男、女主人公的专业背景设定为建筑学，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”那人又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很简单，因为我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，写起来方便一点。”我看了下时间，迅速总结，“之后我会在微博上写一篇关于创作来源的文章，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。”

“哦。”那人淡淡应了一声，神情难辨。

“请问，您是哪家杂志社的编辑，还是替家人来的？”见他这样，我也难掩好奇。

“什么？”他眉毛稍挑。

“我是指您的表妹，或者侄女是我的粉丝……”家长为了让孩子安心念书，亲自替孩子去签售会领签名的情况并不少见。

“不是。”他正儿八经地更正道，“我自己来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在座的几个小女生，都意外地将目光投向他。

我也很意外，我的粉丝居然还有男性，而且还是这个年龄段的男性，这太让我意外了。

“说实话，我将您的大作看了不下十遍，”他说着，扬了扬手里的书，那书看上去确实像被翻动过很多次，“很多情节我都烂熟于心了，而且，对于其中的有些内容，还想和您交流一下。”

“这太荣幸了。”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位男读者居然会是我的“脑残粉”，通常情况下，我的小说迷都是以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的女生。

有人说你喜欢一本书，并不是它如何好，而是它恰好写到了你的心里。也许书中的某些情节就触动了这位男读者的心，所以他会钟情于这本书吧。

我决定为他延长时间，耐心地露出温柔的笑容：“您想和我交流什么？”

他慢慢站起来：“书中的一些情节我觉得不太合理。”

“哦？”这让我始料未及。

“比如这里，请大家把书翻到第六十七页。”他居然煞有介事地将书翻开，“这里写到女主深夜回寝室被关在外面，男主作为老师搭救，为她在快捷酒店开好房间。虽然是女主一个人住，但我觉得这里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——男主作为一名优秀教师，肯定明白男女之间、师生之间的距离，不可能在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地带她去酒店，这样于老师、于学生都有损名誉。按照男主的智商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又比如书中第一百二十二页……”他还专门停下来，等我的小粉丝乖乖把书翻到指定页码，“女主在沙漠走失遇到风沙，男主居然赤手空拳去找她，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首要反应难道不是报警或者求助附近的当地人吗？再请大家把书翻到……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这位帅哥。”我彻底反应过来，这哪里是我的粉丝，根本就是来搅局的！

还“请把书翻到××页”，你当老师画重点呢！

但我得稳住局面，不能乱了阵脚，我用眼神宽慰在座的其他小粉丝，轻咳两声，仍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这位帅哥对我作品的厚爱，这爱……厚得我有点承受不起了。呵呵，是这样的，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，虚构的情节与现实有出入是正常的。我写这本书的本意，就是为了哄大家一乐，既然大家乐了，就不用再这么较真了。再说这也是我的处女作，有诸多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。”

噤里啪啦地说完，我面带微笑，不失优雅。

谁知那人一点也不知趣，他眼尾一挑，哂笑道：“禾丁作家既然这么解释，那我有句话也不得不说了，既然是公共出版物，那对大众在无形之中是有引导力、有指向作用的。您用了二十多万字洋洋洒洒地讲述了一个——呃——暂且形容它是浪漫美好的师生恋的故事，但您考虑过读者的感受吗？”

他尾音一顿，目光慢慢扫过在座的天真无邪的少女们，意有所指。底下立马传来嗡嗡的交流声。

哟呵，他虽然说得委婉，但本姑娘一下就领悟了他的话中之意，他看着年纪轻轻，原来是个卫道士。

我摇了摇头，不紧不慢地回答道：“如果真如这位帅哥所言，将我的书看了不下十遍，那应该很清楚男女主真正萌生情愫是在女主大学毕业之后。当两人还是师生关系的时候，既没有任何出格表现也没有任何不适宜情节，相反男主作为老师还劝女主在大学……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他忽然举手打断我的话，“我并不是指这个。”

“那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也不客气。

“我觉得，书里塑造的男主，也就是那位男老师，太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形容词。

“太什么？”我看你能说出个什么来。

“太假！太空！太差劲！”他一口气说出三个贬义词。

“你你你……”我气得拍案而起，“你到底是谁？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”他弹弹衣袖，云淡风轻，好像就等着我问这句话，“我就是你书里的男主角。”

最后一句话瞬间浇灭了我熊熊燃起的火焰，足足让我笑了两天。还“实不相瞒”？

怎么不说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就是传说中的龙傲天”呢？

那天他说完这句话后，整个书店的人都愣了好几秒，继而爆发出一阵狂笑。我肚子都笑痛了，当然也没有回答他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清楚。不知道他口罩下的脸是否会一阵青一阵红，看来他戴着口罩是有备而来啊。

后来我和我的编辑小细讲述了签售当天的奇遇，她在电脑那头狂打“哈哈”二字，并且建议我将这百年不遇的奇葩经历写进我的下一本书里。我仔细回想了当天的情景，那人除了戴了一副口罩，穿着打扮皆无异样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一个正常人会在什么情况下

恬不知耻地说出“我就是你书里的男主角”。

神经病啊！

我忍不住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：“你们有没有做过白日梦，梦见自己是书中的男女主角？”

很快有人回复。

“有啊。我天天梦见自己调戏鹿晗。”

“呵呵，早生十年撩胡歌，晚生十年撩吴磊，生在中间撩王凯。”

“我昨天梦见自己穿越成太子妃和齐晟的女儿，叫齐葩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下一部戏的女主……”

“梦见王俊凯对我唱‘你有没有爱上我’……”

……

大概半天工夫，底下有了十七条回复。我统计了一下，回复的基本都是女生，而她们幻想的对象都是当红影视明星，以“小鲜肉”居多。

倒是有两条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第一条是：“作者大大，你说的是不是签售会那天的事情？我在场哦，大大你不要理会那种怪人。加油！”

原来有懂我的小粉丝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
第二条很简单，就四个字：“你有没有？”评论人没有头像，微博昵称是一串手机号码。

我点进去看了看，个人简介无，出生年月无，没发过微博，没有一个粉丝，而我是他唯一的关注者。

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盛夏的阳光，郁郁葱葱的林荫道，斑驳散落的光线，来来往往的自行车，远处还有篮球碰撞篮板的声音。我笑着，内心充满喜悦，好像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，好像有一件非常让人期待的事情在等着我，有一个我一想到就抑制不住嘴角上翘的人在等我。他就在林荫道的尽头，他在望着我，叫着我的名字，我情不自禁地朝他跑去。

而这时，一辆奇丑无比的车不知从哪里开了过来，让我吃惊的是，这辆车上居然贴了一个巨大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我才是你的男主角！！！！

我被吓傻在原地，这辆车又发动油门，带着巨大的轰鸣声，朝目瞪口呆的我飞速撞来……

电话不厌其烦地高声歌唱着，我眯着眼睛在床头摸了半天，接通。

“小程啊，醒了没有呀？”

“谁啊？”

“我是周仁。”

我一个激灵就醒过来了：“是周所啊，呵呵，醒了醒了，早就醒了。”

我瞥了一眼时间，才七点半，没迟到啊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么早给你打电话。那个……”周仁在那头呵呵笑道，“今天工作忙不忙啊？”

我一听就知道他话里有话，我一个前台文员，能有多忙？

“还好。今天……今天就整理标书。”我大脑飞速转起来，赶紧汇报工作。

“今天临时要去趟现场，你能去吗？”

“我？”我愣了愣，转做文员之后，我基本告别了和设计有关的工作，去现场更是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而且跑现场又脏又累，去的人基本每次回来都要洗鞋，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去。我又疑惑又有点不情愿，但是嘴上还是说道：“去是肯定可以去啊，不过我好像没啥用处啊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，你可是留学生啊！”周所长依旧笑眯眯地说，“不要紧张，不是让你去跑工地。这次呢，同行的一个甲方的设计顾问，是位美国建筑师，你不是在英国留过学的嘛，想请你翻译翻译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翻译好说，“是老外吗？我需要做什么功课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中国人，只是在美国生活了很久，听中文没关系，但

是已经习惯了西式表达，所以希望我们能带一名翻译去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伸出手在床边开始找衣服，“去哪儿？”

“很近的，善阳。一个小时之后在咱公司门口集合出发，可以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这就是业余小说作者和现实打工仔之间的区别。

虽然写小说时常让我感到轻松和快乐，但是生活远远不是小说那般轻松简单的。有位网红曾经说过：人生不止眼前的狗血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但是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我，连眼前的狗血都还没有遇到过，我遇到的，不过是如狗皮膏药一般的生活。

善阳是A市下属的一个区县，去的话两个小时的车程。这里山清水秀，环境优美，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八十，被誉为A市的“城市之肺”。县城东北部的白龙山和青龙湖是国家5A级景区，周围的度假酒店一个字：贵！两个字：超贵！三个字：住不起！

这次的项目是临近景区的一个高档别墅区，占地面积不大，但拿地的楼面价高得让人咋舌。开发商希望走古典奢华路线，将建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，因此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招标会。我们事务所便是投标人之一。出发之前我看到周仁手里的人员配备名单，皆是我们所的能人。

我们四人十点出发，十二点不到就抵达了善阳县大酒店。只是山里的路弯道太多，我都被绕晕了。我们勉强在酒店吃了两口饭，还遇到好几个同行的竞标单位，看来甲方是把设计单位统一带过来看场地了。稍事休息，眨眼工夫就下午两点了，周仁接了个电话，说甲方马上到了，于是我们一行人去酒店外面迎接。

刚出酒店门，就见一辆奥迪刚刚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一人是司机，四十多岁，微胖，面相很和善；另外一人从后座出来，三十来岁，利落的短发，白色衬衣，深色裤子，人很精神，也很帅气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

周仁领着我们阔步朝两人走去。

“您好您好，阿肯大师。”周仁忙与他握手，“您大病初愈就远道而来，真是我们事务所的荣幸。”

“How do you do, Zhou. (你好，周先生。)”年轻人伸出手来，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——想必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美国建筑师了。

“哈哈！叫我小周就好了。”周仁忙道。

小周？我忍不住看了眼周仁，都四十好几的人了，他居然在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面前如此厚颜装嫩。

那人不置可否，侧身向我们介绍：“My driver, Tao. (我的司机，陶。)”

“你好，陶哥。”周仁与他握手，又向建筑师介绍道，“阿肯大师，这是我们所的主创；姜科恒，这位是我们所的……嗯……建筑师助理，程宁，这次也是您的翻译。”

这人居然叫阿肯，好奇怪的名字。

这位名叫阿肯的建筑师笑笑，终于冒了句母语：“互相学习。”然后他看了我一眼，慢慢说道，“今天就辛苦我们的美女翻译了。”

“哪有哪有。”我没想到他会提起我这个末将，忙堆叠一脸职业笑容，“求之不得，这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呢。”

双方寒暄片刻，开发商老总也到了。

老总姓胡，大腹便便，亲自上阵，看来他对这块地极其看重。

一行十几个人，各自上车。王师傅带着周仁和姜科恒一辆，而我作为翻译，被安排和阿肯建筑师、开发商胡总一辆。

建筑现场靠近景区，从县城出发大概二十分钟。我坐副驾驶座，被山路绕得晕晕乎乎，胃里正泛着酸，忽然觉得后面有人拍了拍我的靠背，问：“程工是不是有些不舒服？”

我一惊，原来问我的人是阿肯，我忙道：“还好还好。”

“陶，你稍微开慢点。”阿肯说。

“好的。”陶哥朝我微笑，“山路有些颠簸。程工是哪里人，不常走山路吧？”

我笑笑，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A市人。”

“那应该对这种山路比较熟悉呀。”陶哥说，“没想到你还晕车。”

“这个……可能是小脑还未发育完全吧。”我只好承认。

车上三个男人都笑了。

一路颠簸，我好不容易坚持到终点。而刚一下车，我就控制不住了，忙跑到一边把中午吃的汤水稀里哗啦全部吐了出来。等我回头，大家已经陆陆续续往里面走了，而我们所的人还在等我。我赶紧跑过去，连连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，小程？”周仁问，语气是很关切，但是看上去好像有点后悔带我出来的样子。

“还好。”我连忙摆出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，“我现在舒服多啦。”

周仁点点头：“那我们走吧，离场地还有十分钟路程呢。”

我们迅速追上大部队，场地与城市道路还未接通，目前只有步行小道才能进去。

时值夏末，A市天天艳阳高照，而这里却是林荫庇路，十分凉爽。蝉鸣鸟啼，迎面之风沁人心脾。拐到一山转角处，忽然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。只见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中间地势平坦宽阔，周围青山郁郁，临水之处芦苇摇曳，隐约可见野鸭游弋。

“真是好地方。”周仁忍不住赞叹。

“是吧！”胡总颇为得意，“说实话，善阳县的高端度假酒店我都住了个遍，但任选一个，都比不上我拍的这个场地。当时这块地拍卖的时候，虽然价格是贵，但是它贵得值得。只要将来建成，这便是善阳县高端住宅第一家，资金翻倍收回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几个设计单位的人环绕着胡总，均露出赞同之色。

胡总又笑道：“不过，这也得靠你们建筑师才能实现。当然，这次我也隆重邀请到了阿肯大师来替我把关。阿肯大师，您看看，这块地怎么样？”

众人目光都看向阿肯，但他并未马上说话，只是安静地极目远眺，似乎已经沉醉在这美丽的山色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侧头环顾周边山势，神情很是专注。